

歐洲整合會議面面觀(上)

凌 渝 郎

(本文另有插圖刊120頁)

緒 言

一九七〇年代是美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時期，而影響美國外交方向最重要人物之一的是由棄教從政的外交奇才季辛吉，他本為哈佛大學教授，後透過美國名政客前紐約州長洛克非勒之介紹而成為美前總統尼克森之私人顧問，再搖身一變而成為家喻戶曉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之外交觀是政治重於軍事，他當時認為如果美國要同蘇聯共存，兩方面必需以理性的協調來取代軍事上動武，因此才提出所謂低盪 (Detent) 外交策略的產生。

低盪的含義很簡單，即當雙方箭在弦上，一觸即發頗為緊急，兩方各將弦放鬆，則緊張情勢立即可以減輕，如此戰爭即可避免，換句話說，運用在外交上，即以和談來取代抗衡，他這種想法也是基於當時國際情勢使然，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蘇間即開始冷戰，在冷戰期間也常導至局部之熱戰，韓戰，越戰等等，為了減低國際間緊張情勢 (尤其是美蘇之間)、低盪頗合當時國際情勢，也頗合邏輯，而更合尼克森的口味。

，因此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公開提出其外交準則，那就是以和談協商取代抗衡 (Negotiation replaces Confrontation)。

尼克森接受了季辛吉之外交觀，並立即適用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為了向蘇聯表明心態，美國開始處處遷就蘇聯，最奇怪之做法即是減少對美國盟友之支持，在亞洲最為明顯，如減少駐日、韓之軍隊；對中共亦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減少了一些在亞洲之軍事基地。在歐洲則有對北大西洋公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 NATO)，縮減美國對該公約之支持。

當時美國決策者對歐洲之看法是(一)過去北大西洋公約國在戰後，經濟不振，需要美國出重資來維持其軍事防禦，以保其安全，三十年後之今日，這些過去自身難保之窮國，已變為在各地和美國競爭之對手，而他們仍然存着依賴美國之心而不願負擔自己的防禦，因此美國民意頗為不滿，美國國會不得不對政府施以壓力。(二)北大西洋公約和華沙公約 (Warsaw Pact) 是美國與蘇聯針鋒相對之地，如果美國減少對北大西洋公約

之支持 (軍事上)，即可達到減低緊張情勢之目的，低盪在歐洲一成功，美蘇全球的關係即可獲得改善，在這種自以為是的心態下，美國國務院和國會均有減縮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支持之論調。

這種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歐洲各國掀起了巨大的震撼，因為北大西洋公約是美國一手策劃，組織而成為對付蘇聯和其附庸國對西歐之野心，美國是龍頭大哥，如今龍頭要轉向，則整個公約聯盟就有瓦解之可能，而且西歐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期間創造經濟奇蹟，最重要之原因即是二十多國歐洲國際社會之安定，而安定的因素乃有賴北大西洋公約之存在，壯大和各國之合作 (尤其是美國，真可以說是出錢、出力，盡了苦心)，因此當美國與國會如此打退堂鼓的說法，西歐各國立即採取對策以圖補救。

美國社會問題雖多，但政治上確實可算是民主之先進，民意和學術單位在決策過程中，佔有相當之影響地位，西歐國家為了改變美國決策者之心態，決定對美國與學術界下工夫，一方面在美國從事宣傳工作來影響民意，除報章雜誌

中 外 雜 誌

廣刊歐洲事物外，又在各處放電影和電視短片來說明北大西洋公約之重要和其作業情形，證明北大西洋公約聯盟是成功的，美國納稅人的錢沒白花，另一方面則透過學術機構，鼓勵教育界人士對歐洲之瞭解和研究，其用心也很簡單，美國學術界對歐洲愈有興趣，愈會去研究，研究愈多，愈瞭解歐洲和美國唇齒相依之密切關係，進而愈會有同情歐洲之論調，筆者之所以能有機會去歐洲出席如此高層的研討會，就是屬於第二類型在歐洲共同體匠心安排下之結果。

辛辛那提國際事務委員會 (Cincinnati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簡稱 CCWA，下稱辛會。

談出席歐洲整合研討會，就應先談辛會，因為辛會是負責該研討會美方之機構，在美國有不少國際事務委員會，這種類型的組織均屬於民間，非營利之團體，其目的均是以增進國際間瞭解，推展國際學術交流，並讓美國社會人士瞭解國際關係之重要。此類組織最具規模的有紐約國際事務委員會，洛杉磯國際事務委員會，辛會成立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近年來有後來居上的趨勢，該會有團體和個人會員數千人，其中並有十二所分居於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大專院校為其學術研究單位，該會主席為麥森勒 (William Messner)，麥氏雖非道道地地的學者 (無博士、碩士學位)，但他是一位組織力很強之行政主管，他每年要安排幾十位世界知名學者到美國很多學校和各地方演說，每年一度之辛會年會為美國最具規模之國際會議，出席人數

多在五千人以上，辛會總部位於辛辛那提城，該城工商界均全力支持該會之宗旨，當為有錢好辦事之另一明燈。

法蘭克林學院 (Franklin College) 是辛會十二所研究學校之一，在筆者未接任該院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之前，本校之辛會代表是脫爾 (Robert Toole) 博士，他是歷史系教授，是印第安納已退休的有名中國歷史學家鄧博士的高足。

筆者能出席歐洲會議因素很多，如筆者個人和學術之背景，博士論文之主題，還有教授之課目等等，最重要的仍歸於運氣，可謂正逢其時，現略述如下：筆者於一九七二年去依州衛理大學執教，一九七三年蒙指導筆者論文的教授前印第安納大學政治系主任比雷克 (Edward H. Beirick) 介紹回到印州法蘭克林學院執教，當時法學院之政治系主政國際政治之歐洲專家剛退休，而那年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正全力進行向美國民間和學術界下工夫，歐洲共同體選的對象是辛會，而法蘭克林學院是辛會之研究成員，因此當時的安排是每一研究單位挑選對歐洲有興趣的教授名單送往辛會，由辛會和國務院於一九七三年在華府召開為期一週之研討會，當時法蘭克林學院除了歷史系的脫爾教授、筆者外，尚有一位經濟系教授出席了華府之研討會，會後歐洲共同體向與會者提供了很多有關歐洲整合和歐洲共同體之資料，並希望出席者就有關資料或問題作專門研究，當時筆者博士論文是寫有關國際行政人員和外交人員豁免權之比較，所以對歐洲整合下歐洲共同體人員權利義務

有了興趣，而且當時剛來校不久，為了表現，因此就寫了論文向辛會提出，在五十多位教授羣中，辛會和國務院以及歐洲共同體選出了十四位美國代表出席在一九七四年在六個歐洲國家的歐洲整合和美歐關係之研討會，筆者幸運的被列入了名單，更令人興奮的是在美國代表團中，筆者是最新青而且是唯一的中國人。

赴英簽證遭到刁難

去歐洲 (西歐民主國家)，美國人是不需要簽證的，當時我持有的是中華民國護照，因此得分別向各國領事館申請護照簽證，而西歐六國開會之地主國均和我國無外交關係，因此辦簽證手續非常麻煩，最使我至今難忘的是向法國和英國之申請。先談法國，當我向法國領事館提出申請後，收到的是法文表格，按規定申請人應以法文填寫，我祇好請教於本校法文教授艾西里博士，表格並不難，麻煩的還得以法文寫一篇訪法之目的和行程，最後我用英文寫好再由法語教授譯成法文，當時筆者對法國人之自大而不顧及別人權益之心態深為痛恨。英國之經驗也頗不愉快，我將一切資料寄給英國領事館後，二星期無回音，打電話查詢時，承辦人說一切資料已寄回倫敦，當時筆者還幽了他一默，問寄的是水運還是航空，筆者開始申請是五月中旬，研討會是七月一日在比利時首都舉行，按常理一切手續應可辦妥，那知到六月中旬英國簽證還沒下來，更麻煩的是義大利的簽證要根據英國之簽證，因為我先到英國再去義大利，邏輯上他們是沒錯，但對申請人

則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到了六月二十日筆者再也忍不住了，將詳情告之本校之院長派克 (Dean Richard Park)，他也頗為不平，他立即和辛會主席麥森勒取得聯絡告之一切，麥氏又立即和國務院歐洲事務司主管告急求助，真可謂天下烏鴉一般黑，大力人士總比容易解決問題，終於在六月二十七日，出發的前二天才收到望眼欲穿的英國和義國的簽證，英國和義國主辦簽證是如何協調的，筆者是一無所知，筆者也無意去求瞭解，但這種不必要的麻煩使筆者深深瞭解一個弱國國民到處受欺受侮的不平，也說明英國無行政效力的老化，難怪今天英國被認為是歐洲殘缺不整的國家。

談了會前不愉快事，該談會議之目的和經過，最後則可以談感想以及旅途和會中之趣事，所以下一段筆者要介紹比較嚴肅的觀念文章。

歐洲整合 (European Integration) 和美國關係研討會之目的。

辛會和歐洲共同體合辦的歐洲整合會議邀請了美方十四位教授，和歐洲六國學術單位，決策單位作了為期二個月數十次大小研討會，人力物力化費甚巨，其目的則很直接和單純，即是要透過研討會之直接接觸，讓美方學界能跟上歐洲各方面之發展，尤其是讓美方學者了解歐洲整合之意義和面臨之困擾，進而協助他們之共同努力，在研討會上總是可以相互獲得裨益的，實在說，筆者是獲益最多的一人。

何謂歐洲？何謂歐洲整合？如何將歐洲整合用在實際的生活上？均是值得吾人了解的，因此

筆者首先介紹以下的一些觀念以分享讀者。

何謂歐洲？

正如同美國人對美國在歐洲利益上處的地位含糊不清外，同樣的一般人對「何謂歐洲？」這問題也是不清，而本文所提的歐洲是指當時加入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的九個西歐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冰島、丹麥和英國，而其他非該共同體之西歐國家舉凡挪威、瑞典、瑞士、葡萄牙、希臘、土耳其、西班牙等，以及東歐的國家均不包括在內，今天歐洲整合，歐洲共同體均是指 E.C. 的會員國。

何謂歐洲整合 (European Integration)

有些學者認為二十世紀是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世紀，在民族主義口號下，很多過去殖民地均變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在這種自然性的狂熱追求獨立自主下，歐洲談整合似乎是開倒車，究竟歐洲為何選整合之路！有一談之必要。

歐洲大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主要戰場，各國均受到戰火之肆虐，而且經濟制度在戰後也面臨破產，當時美國以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打了強心針，西歐國家才走向復原之路，但歐洲各國本身之間也互相抗衡，影響到經濟之發展，因此美國建議歐人為何自己不多多合作，如此可減輕歐洲本身間競爭之壓力，在這方面歐人頗聽話，最先合作的是歐洲煤鐵共同體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1952) 在煤鐵的生產，運輸作了通盤的合作，又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

munity) 在經濟上大幅度之合作，後來改為世人皆知的歐洲共同市場 (European Common Market)，同時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也組織了起來，在一九六〇年代一些歐洲學者認為單項或局部的合作不如大規模之全盤合作，才改名為今天的歐洲共同體，當時會員國祇有六國，到一九七三年又加入了愛爾蘭、丹麥和英國三國，西班牙、葡萄牙將於次年正式加入成為會員國，因此歐洲整合即是透過合作以全體的利益來決定該共同體的決策，而歐洲共同體則是歐洲整合觀念下的產物。

究竟歐洲共同體的決策結構，以及其成效如何呢？奇怪的是歐洲共同體沒有一整體的條約為據，上文提到歐洲共同體是歷史演進下產生的，透過時間之考驗如今已變為相當嚴密的國際組織。

歐洲會議 (European Commission) 和歐洲部長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 是歐洲共同體二大決策單位，在當時歐洲會議是由大國派二位代表，小國派一位代表共同組織而成，一共有十三位委員，雖然各國派代表，但各代表一經選出後不得以其本國之利益為優先，應以共同體全體利益為依歸，同時和歐洲會議並立的是歐洲部長會議，該會議由每一參加國派一部長所組成，雖然各會員國均是民主國家，照理應按民主方式 (多數決) 決定政策之取決，但為了保護所有會員國之利益，該會議一向以全體一致通過為決策準則，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國堅持反對，共同體就不願去做，除了上述二重要決策單位外，尚有

位於盧森堡之歐洲法庭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歐洲國會 (European Parliament) 和歐洲投資銀行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同時有五千人以上的行政人員來執行歐洲共同體的政策，所以筆者和一些同行均有一致的看法，認為歐洲共同體是國際公法和國際政治的一創舉。

學術研討會流水帳

研討會首站——比京

歐洲共同體之總部是設在比利時首都伯洛所 (Brussels)，所以研討會的第一站就選在此地。我們全體十四位美國代表在領隊麥森洛先生率領下，先在芝加哥會合，再飛紐約，由紐約轉飛比利時首都伯洛所，我們下榻在比京的 Hotel Europa。該旅館位於歐洲共同體總部的對面，旅館的下面是當時比京新建的地下鐵，和歐洲各國地下鐵來比較，比京的地下鐵算是最新，同時在每一轉角均有閉路電視，因此也最安全。由於比京是研討會之第一站，所以安排的時間也較長，而且會議也特別多，由七月二日到七月十一日這十天時間中，我們共開了十六次座談會。

第一位和我們見面交換意見的是歐洲共同體新聞宣傳局局長毛雷斯 (Anthony Morris)，他除了播放一些事先準備好的幻燈片外，並對歐洲共同體的成立經過作了簡介。最後並坦誠的提出歐洲共同體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照他的分析：一九七〇年代應是歐洲的年代，尤其他指出法國所演的角色會影響到歐洲整合之發展，因為法國

是第一個現代國家，一向強調國家主義，一直不大自然情願的完全和歐洲共同體合作。同時他也指出現雖有會員國九國，但正常發展下去一定有更多西歐國家會自動加入，共襄盛舉，更值得樂觀的是東歐國家也承認共同體法律 and 國際上的地位。同時他也強調歐洲共同體九個會員國之高階層行政決策者均對共同體抱樂觀並給予支持。與會人士雖採半信半疑的態度，但均同意歐洲共同體選毛雷斯先生主掌新聞與公共關係，是選對了人。

奧底高律師 (Dieter Oldakop) 是歐洲共同體之法律顧問代表，他是和研討會討論歐洲共同體之決策機構和決策過程，筆者在上文已提過歐洲共同體有四大決策機構：歐洲會議 (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部長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歐洲國會 (European Parliament) 以及歐洲法庭 (Court of Justice)。各決策單位並非為超國家主權之權力機構，但有些似聯邦政府權限之安排。一般來說，該四大決策機構定下原則性的決策，然後各會員國個別單獨的去執行，當然要想成功一定需要各國之精誠合作。

當筆者問奧底高律師「在如此安排下，共同體是否隨時有分裂之可能？」，他技巧的答說：「共同體好像是在騎單車，不前進就會跌倒」。十二年後之今日，事實證明奧底高的說法是正確的，歐洲整合這單車還是在前進中。

為了幫助歐洲共同體之發展，共同體非常注重歐洲教育，我們參觀了二所設在比京的大學，

也和一些教育實務者交換意見。筆者發現，至少歐洲共同體希望透過教育就下述數項足以幫助歐洲整合下功夫：

- 一、所有共同體九國之人民應學習第二國語。
- 二、所有共同體會員國大專院校應互相承認並接受他校之學分 and 畢業證書。
- 三、各會員國之教育部長應常開部長會議交換意見。
- 四、在各大專院校設立歐洲研究所。
- 五、加強對新移民之教育。

由上述要點來看，歐洲共同體之決策單位頗知教育之重要。

除了和歐洲共同體代表研討外，我們也和美國派往歐洲共同體之代表進行了一連串的會議。當時美國代表團的大使是格蘭華特 (Greenwald)，由他主持了二次座談會。代表團出席的除大使外，尚有主掌政治組的克免普 (John Crump)，負責農業事務的高令克 (Ernest Koenig) 以及經濟參事斯比洛 (Joel Spiro)，雖然他們各有所長各有所專，但他們在討論時表現了共識，那就是歐洲共同體和美國利益有密切的關係，共同體念健康，美國國家利益愈有保障。換言之，歐洲共同體愈能合作，歐洲共同體愈不需美國物資之支持；相反的，如果歐洲共同體失敗，美國會負擔愈重。會後我們私下談，如果歐洲共同體失敗，他們將變為無業游民；希望他們看法正確，否則，我們是犯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錯了。

訪布羅希 (Bruges)

歐洲名城很多，很多人喜愛巴黎，也有人喜愛倫敦，更有不少人熱愛羅馬，而我却愛上了這離北京一小時路程的中古世紀的小城布羅希 (Bruges)。

我們來到北京後沒停的參觀和開會，大家身心感到疲乏。週末是自由活動，同仁們有的去北京購物，有的去教堂聽歌劇，也有的呆在旅館休息；筆者和泰勒大學歷史系主任列克森教授決定乘小火車訪布羅希。下了車筆者立即被四周之一切所吸引，石板路、古老式的歐洲建築，尤其更吸引人的是當地居民均穿着中古之服式，進了市區會令人敬佩的是，布羅希雖是觀光區，但在高屋策劃下全城無商業化之氣氛，使來訪的人能體認到數百年前的中古歐洲。

布城還算是歐洲中古時期商業之中心，全城建有環城運河，並可直達英倫海峽，所以當時商船可由四通八達。如今運河已無商業價值，部份保持好的運河用遊艇來吸引觀光客，筆者也隨俗，遊艇慢慢的在河中行駛着，導遊者不停的解說過去歷史中的人和事。同行的列克森教授是專攻歐洲歷史的，因此全神貫注的在聽；而筆者是學外交和政治，原則上重未來而不重過去，因此多沉醉在兩岸之美景：垂柳、白色天鵝、古老的城堡、幽幽的鐘聲由教堂鐘樓上播送出來。在遊船時剛好見到當地一對新人結婚，這對新人在岸邊樹林中步向喜車去度蜜月，一切的布局是如此的美，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在目前。

訪北大西洋公約聯軍總部

聯軍總部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 簡稱 SHAPE。總部位於比京附近的麥斯 (Mons), 麥斯是靠近法國邊境之小城，該處原為比利時的老軍營，後改為聯軍總部，因此設備顯得陳舊而且簡陋，和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一比真可算是違章建築，頗不起眼。

總部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英國上校皮柏 (Piper)，他以穩重和親切的態度解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重要，據他的報告，有關歐洲共同體政治性決策是來自比京總部，而軍事性決策則完全在麥斯，在平時各結盟國負責訓練其本身之軍隊工作，一到戰時，則各國軍隊均在 SHAPE 統一領導，在聯軍總部有來自十四結盟國的一萬二千軍職人員擔任該總部之策劃和協調工作。

聽了簡報，又觀賞了一卷頗令人失望的短片，片名為北大西洋公約是成功的 (NATO is working)，除了簡介平時如何訓練，假想戰時又如何反擊，尤其在片中各國之軍人均以流利的英語在作業，使人直覺上有被宣傳的感受。很明顯，該片是專為美國來此觀光而攝，在這一羣知識份子而且都對歐洲略有研究的人士面前放該片不免是一敗筆；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中，一位來自肯塔基的同仁提出了與筆者相似的感受，如此筆者才心裡舒服了些。

當時聯軍統帥是美國達頓中將 (General Dutton)，他在研討會上提出他的哲學，他說北大西洋公約是一種共同防禦 (Collective Defense)，既然是防禦而非攻擊性的聯盟，其軍力不需要超過對方，祇要能維持到可達到嚇阻

的作用軍力即可。換句話說，如果華沙公約國要攻擊北大西洋公約國就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他也不同意當時的一種戰略，那就是聯軍祇要能抵擋蘇聯軍隊五天的軍力，五天後美國本土及西歐各國後援部隊即可起前線繼續作戰，他認為軍力如果決定於如此死板的原則上，反會吸引蘇聯的攻擊可能。他提出了他的主張，政策愈有彈性，敵人愈不敢下手，看樣子這位軍事首長也曾讀過孫子兵法中所謂「兵不厭詐」的策略。

與會者雖非軍事專家，但防禦安全是每人最關切的。因此大家以外行人紛紛提出問題和論點，討論相當熱烈；在總結時，達頓將軍以嚴肅和沉重的口吻向研討會人士說，美國國內政客為了討好納稅人而有削減對北大西洋公約軍費的論調。他認為歐洲二十多年來無戰事，不但是歐洲本身之福，也是美國之福，而達到和平之最要原因，仍是北大西洋公約之強大；如果認為既然無戰事，說明蘇聯無侵略之野心，亦即說明北大西洋公約是多此一舉，這將是極嚴重錯誤的看法。美國國家利益將受嚴重之損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英國總部來負責空軍戰略的班森少將 (Air Marshal Beetham) 主持的一研討會，在會中他同意同僚達頓將軍之看法，即北大西洋公約無法在軍力上一卒對一卒，一將對一將的和華沙公約來比。當時雙方軍力對比是：陸軍是六十對二十五 (軍團)，空軍是二對一，戰車部隊是二比一，有利於華沙公約國；因此北大西洋公約的戰略是布下蜘蛛網的核子武器來以質對量。又據他的看法，蘇聯及其他華沙公

約國家之軍力雖強大，但訓練素質很差。

短暫的會議，與會人士却對歐洲安全有了深一層的瞭解。筆者主修國際政治，瞭解軍事聯盟並非現代之產物，但北大西洋公約聯盟是人類史上最複雜之軍事合作。試看在十五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冰島是根本無軍隊之設置，而挪威、丹麥一直拒絕將裝有原子武器放置在其國境內，而法國又不願其部隊受北大西洋公約聯軍總部之指揮。多少的疑難雜症，照理北大西洋公約早就該要瓦解的，但奇怪的北大西洋公約國不但存在，而且相當健壯。筆者的分析是各國均能互相尊重，也有共識，認為戰爭一旦發生，祇在同心協力下才能渡過災難。

在北京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歐洲共同體總部舉行的綜合會議，我們十四位代表外，歐洲共同體派了二十位專長各機構的決策者和我們研討並交談，大部份的討論要點在分組中已討論過，但綜合起來看問題則更有意義。

例如在外交方面，英國之凱德提出過去歐洲共同體如何透過各種管道和蘇聯作協商談判，最重要的是所謂軍力相互平衡削減談判 (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 Reduction)。西方聯盟的主張為雙方各減百分之十五軍力，各方不得超過總數七十萬軍隊之數，而蘇聯則強調雙方各減少二萬人；因此各懷鬼胎，談雖在談，要達到雙方同意的協議則非常困難，最後連平衡 (Balance) 也刪而不用了。

季辛吉為美國國務卿，「低盪」成爲最流行的名詞，因此在會上紛紛談「低盪」之功能，最

後與會者有一共識，低盪是外交政策，是緩和緊張情勢，但絕不是處處向蘇聯低頭。尤其出席會議之歐洲共同體代表，他們頗爲擔心歐洲的一新現象，即所謂芬蘭化 (Finlandization)，所謂芬蘭化即是由於過去蘇聯進佔芬蘭時，其他歐洲國家均爲了自保而未對蘇聯作強而有力的對抗，因此芬蘭淪於其控制中；芬蘭化即是在這種自保心態下形成對蘇聯之妥協；尤其蘇聯鄰邦小國均將失去自由決策的力量，將來發展下去有被蘇聯蠶食之可能。共同體之代表不反對季辛吉外交策略，但他們一致強調西方國家不應因追求低盪而忽略了軍備，並再次的強調美國是聯盟之重心。筆者看到這些策略想到我國戰國時代「合縱」，

「連橫」之戰略，真有異曲同工之處。在將近九天連續不斷的研討會中，重點一直放在政治的協調、軍事戰略上之合作和對蘇聯之外交對抗；這祇是開臺戲，至於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和其他有關歐洲整合問題，也在大會主席麥森勒和歐洲共同體細心安排下，在其他歐洲地區一場一場的連續演出。

歐洲整合研討會第二站——盧森堡
由北京伯洛所到盧森堡是乘的電車，當然難和日本的子彈型電車相提並論，但對來自鐵路落後的美國人士，乘該電車已算是新奇和享受了。電車沿着比利時的阿店拉斯森林急駛，兩邊高而深的樹林，使筆者想起美國好萊塢拍攝有關二次大戰聯軍和德軍在此作戰追擊之情景，如今又是自然和平之景觀。車進入盧森堡時，使人了解為何盧森堡能在十六、十七動亂的世紀中能維持其

獨立之政局，盧森堡享有地利，盧森堡雖爲一國，地理上實爲一城，該城建築在高地上，低頭望是深深的谷，谷中數條小溪在靜靜的流着，有數條雄偉之巨橋連接兩岸，景色甚美，頗有世外桃源之境界。

有一天清晨，我又和泰勒大學歷史系教授一早五點去谷中探晨，濃濃的霧，高峻的峽壁，小溪潺潺流水之聲，朝陽由霧中射進谷中造成令人難以形容之奇景；我們誤撞到一所建在石壁中的古老教堂，這真是一處避世的好去處。在後來數週中我們又訪問了歐洲名城巴黎、倫敦、羅馬等地，我還是最喜歡比京附近的布羅希和盧森堡。

盧森堡雖不大，但在歐洲共同體來說，佔的分量很重，盧森堡是歐洲投資銀行之所在地，同時歐洲議會，歐洲法庭均設置於此，在這兒我們討論了許多經濟和歐洲共同體內部作業問題。
(未完待續)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爲主，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簡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